

忧郁的科尔沁草原



朱增泉〇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忧郁的科尔沁草原

朱增泉〇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郁的科尔沁草原 / 朱增泉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9

(朱增泉抒情诗)

ISBN 978-7-5411-3548-4

I. ①忧… II. ①朱 … III. ①抒情诗—诗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8160 号

YOUYUDEKEERQINCAOYUAN

忧郁的科尔沁草原

朱增泉 著

责任编辑 王其进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喻 辉
封面设计 李 莎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548-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 一

李 瑛

我认识朱增泉同志已经几十年了，他是我十分敬佩的诗人和战友。早年他曾是一位优秀的野战部队指挥员，后来到总装备部做领导工作。我清晰地记得，我还在工作岗位上时，曾多次收到他从南方战地寄我的来信，谈他们为丰富战士生活、激励官兵斗志，在战斗中印发火线小报、开展诗朗诵等多项文化活动的情景。

几十年来，增泉同志始终坚持业余创作，我读过不少他送我的散文和激情澎湃的诗篇。最近，又十分欣喜地收到他三本沉甸甸的即将出版的诗作清样，这是他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多年来写下的几百首短诗、组诗和长诗，经全面整理将结集问世。这是他诗歌创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他作为一名战士报效祖国的心声的吐露，更是一位将军几十年戎马生涯、慨当以慷、放歌四海的豪情的寄托和献礼。这些诗，真实地记录了他生活中的每一个足迹，也袒露了他几十年来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的心路历程。

增泉同志对工作、对创作，都十分认真、十分勤奋。无论是在炎阳下的训练场上，或是硝烟弥漫的猫耳洞里，还是在戈壁荒滩的火箭发射

塔下；也无论是在黄河咆哮的涛声中，或是在域外巴黎公社墙下深深的沉思里，诗人都始终捧着他的一颗心，带着他的一支笔——几十年耕耘不辍，坚守着一个自觉的写作信念：

我的武器是诗歌、思想和情感

向世界发射希冀、忧虑和爱憎

纸笔狼藉，不是撤退迹象

我活着，这书桌就不该是一座荒坟。

他是军人加诗人，他的诗，首首都饱含着对祖国的热忱，对历史的关注，对生活的深情，他是把自己整个心灵都放进诗句中写作的诗人，因此写出的诗有血肉、有骨骼、有痛感、有生命，有极大的情感冲击力和震撼心灵的力量。今天，这三部诗集的出版，不仅展示了他在诗歌创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更为军旅诗歌创作和中国诗歌创作增添了瑰丽的篇章，我衷心地向他表示祝贺！

增泉同志把自己的诗，以军旅、政治抒情、抒情三大主题分编。写作内容广博，表现笔法各异。长诗开阔浩荡，思辨性强；短诗清新隽永，缤纷多彩。他的诗多表现大主题、大题材，几千年人类发展史和文明史都纵横笔下，历史风云和时代重大事件尽纳其中。他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领袖，歌唱军队，歌唱人民的奋起，歌唱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变，歌唱大自然的美丽；也对以前的极“左”思潮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批判和揭露。他的诗，诗思构架宏大又感情细腻，特色鲜明。

他的诗具有深沉的思辨色彩。他善于把万事万物都置于辽阔的大背景下，深入掘进，做严肃认真的思考，因此他的诗有着沉甸甸的思想内涵和智慧启智的力量。无论是写他熟悉的党史军史、古今中外的战争史，或是他偶然发现的生活中微小的一草一木，都显示出诗人观察社会、剖析生活之后的

反思和领悟，这思想的力量都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宽广的历史背景和丰厚的哲学内涵。它们发人深省，使人通过对诗意的表达、对真理的认识、对形象所包含的思想的理解，抵达生活的本质。这种被诗意焕发出的思想，给人以美感、振奋和慰藉。记得海涅曾经说过：“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用思想照亮诗行，要求诗人必须具有敏锐的感知、严肃的思考、精警的预见，永远保持着对社会良知、对历史进步和对现实的关切，才能使诗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试想古今中外，一切攀抵民族文化或人类智慧高峰的伟大诗篇，哪一部不是都因具有深邃的思想内容，兼具卓越的艺术形式、语言等要素，才得以展示出哲学的高度、历史的高度、美学的高度。文学创作是艰辛的劳动，写诗绝不只是技巧的事，而首先是思想和心灵的事业。比如，在他的诗中，面对争战纷纭、贫富悬殊的 21 世纪，诗人并不仅是描绘出人类生存的平面场景，而是进一步提问：

世界哟，每一道墙的崛起或倒塌
同人类的生存、命运、意志和愿望
究竟是什么关系？

垒起一道墙，必然挖出一道沟
推倒一道墙，却未必能填平这道沟
断墙残沟，道道伤痕
永远抹不平的世界哟

作为革命军人，他把世界性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战争、乃至个人所亲历的战争放在一起，进行深入的思考，他追溯产生战争的本源，拷问战争的性质、意义，他把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放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中去考察，放到人类的理性、非理性和人性的异化中去考察，既

热情讴歌军人为捍卫祖国独立和尊严而战的崇高，歌颂英雄，又揭示人类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尽苦难。他追问未来：

进入新世纪之后

人类

能否更换一个柔软的枕头？

谁在为我们准备

谁肯为我们准备？

他批判霸权、掠夺、扩张、屠杀、残酷，深刻地剖析战争、毁灭、人性等历史发展最核心的问题，他提醒我们有着辉煌历史的民族，该怎样自省、自立、自强、自信。在他的不少诗中，高山大河，草野荒漠，历史和现实都成为诗的广阔背景，从而展开大开大合的历史画卷；而他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又使得这些宏大场景不浮泛，不概念，更加富有耐人寻味的哲理：

地球是漂在水里吗

为什么每一块大陆的周围

全都是汪洋大海

哦——地球满腹忧烦

她睁圆了望不断天涯的

泪眼

何时能哭干，这么多

苦涩的

海水？

他用沉郁凝重的笔触，把地球面临的危机凝聚成对人类、对未来的思虑，他挖掘苦难的本源，他的忧患意识超越了种族、地理、国家、民族而成为对整个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们共同的叩问。这不是表面化的、浅层次的抒情，而是形象的、有着深沉厚重的力量的。地球是一只“泪眼”，这形象给人以巨大的震撼，是对当今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概括，显示出了诗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应该说诗歌的力量，就是诗人人格的力量。增泉同志的诗中，有很多带有这种哲理意味的警句，哲学的思辨已成为他表现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始终认为，诗人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尽管诗歌创作是属于感情领域里的形象思维活动，但绝不能摒除理性的思考。要知道，深刻的思想会带来深刻的感觉。正如庞德所说：“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诗人在生活中，应更多和更敏锐地关注国家和人民中间的大事，使读者能从诗作中透视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透视出社会情绪，才能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信心，从而有助于人们的心灵建设和社会进步。

朱增泉的诗，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真情实感。这使我想起歌德说过的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文学阵地上陈列着许多阵亡者的尸体，他们死去的原因各不相同，却有一个相同的致命伤，那就是他们都脱离了自己的时代和人民。”正是由于增泉同志是从部队基层成长起来的，因此，他对士兵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尊重。在他看来，凡景凡物皆是兵，他写势不可当的“黄河冰凌过如兵”，写西部高原上的黑脸上校，写一名军人妻子分娩时录下儿子的第一声啼哭把录音带寄给正在猫耳洞中战斗的丈夫，写士兵上战场前的誓言和烈酒，特别是写南疆前线的一些诗，他把亚热带丛林中的雨季、雾霾、潮湿、霉斑、蚂蟥、伪装网格下的闷热，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他用超乎细腻的写实手法和华美迷幻的情思，让人们近距离地认识了战争与战士，崇高

与悲壮、死亡和诞生，在诗中，他说：“士兵是最容易受人崇敬的人/士兵又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人。”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士兵，是最坚强也最心怀悲悯的人，是最具英雄主义也最柔情似水的人。他写一名很羞怯的战士，在一棵相思树下踩到敌人地雷被炸断了一条腿，战友们把他救进猫耳洞，他却摊开紧握的手说：

“我采到了一粒相思豆！”

一粒包裹在青皮里的相思豆

青皮上沾有血

大伙跟他一起笑了起来

全都满脸是泪……

他写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海难中“一位悲痛欲绝的老母亲已哭不出声来/只是把手伸向大海”等感人的细节，这些独特的感受和认识，不了解战争这部机器，不深入到战士中间，不理解战士的内心世界，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不对生活做细致的咀嚼和深入的思考，是难以写出的，是不了解部队的人无法感知、无法表现的。生活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不仅仅是一个表现素材的问题，更是由于战争是对一个民族凝聚力最严酷的考验，因此我们说军事文学是最能展示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文学。增泉同志是一个上过前线十分了解士兵的诗人，他的生命闪耀着炮火的红光，因此，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和处理战争中那些丰富、复杂、尖锐的斗争主题，把最生动感人的生活和细节呈现给读者，他的诗也就闪耀着炮火的红光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完全合格的军旅诗人，一位优秀的军旅诗人。

增泉同志不倦地歌唱美，执着地表现爱，他思想的深度、感情的真挚、胸怀的博大，对于我们今天被边缘化的、思想贫乏、精神羸弱、感情苍白的诗歌创作，对当今社会价值下滑的诗界现实，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今天，我国正处在一个努力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飞速发展的时期，多么需要有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人们心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增泉同志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希望他继续他文学的不懈之旅，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火热激情，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三部诗集的出版，将是他新的开始。

增泉同志嘱为作序，便写了以上这些话。

2012年夏于北京

序 二

谢冕

朱增泉将军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当时的南疆前线“猫耳洞”里偶然开始写诗。最初的两首诗作《钢盔》与《迷彩服》发表在1987年的《解放军文艺》上。而据他自己回忆，他的第一首诗是较长的抒情诗《山脉，我的父亲》，作于1987年1月31日，当时他作为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率军赴老山前线参战，那天他登临边关高山远眺关山有感而作。打从那时以来，二十几年间，他一直坚持业余从事诗歌创作，成了一名风格卓著、成绩不俗的将军诗人，为当代的军旅诗或者说当代诗坛增添了不少的光彩。朱增泉诗歌创作的高潮期当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本世纪以来，他主要的精力转向散文创作，著有《战争史笔记》（五卷）等作品，但仍时有诗作问世。最近，他把二十多年来写作发表的诗作编成三卷，即《中国船》、《生命穿越死亡》，《忧郁的科尔沁草原》，近两万行，准备交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卷诗集付梓之前，给我先睹为快的机会，并嘱我作一短序置于卷首。殷殷之嘱，难以拂之，故于初夏时节，展读朱将军皇皇三卷诗稿，颇为感慨，遂写下如下读后之感，权当序文，呈于朱将军与广大读者之前。

我以为，朱增泉的诗，无论是军旅诗、抒情诗，抑或政治抒情诗，以下四个方面的共同特色是值得注意的：

一、博大胸襟。朱增泉的诗，无论是写于“猫耳洞”的独特的军旅诗，还是诸如收在集子中的《地球是一只泪眼》这样国际题材的政治抒情诗，抑或像《国风》、《前夜》这样的纵横捭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均显示出作为一位革命军队高级将领、一位关注世界风云和百姓民生的诗人的博大胸襟。正是这一种博大胸襟，成就了朱增泉将军辉煌的诗篇，使其雄奇瑰丽，不同凡响。读他的处女诗作《山脉，我的父亲》就感受到他这种博大胸襟，而读到组诗《猫耳洞奇想》时，他浮想联翩，上下五千年，纵横五大洲，从上帝造人到地球掉泪，从埃及的法老及金字塔到古罗马斗兽场，从释迦牟尼手里的那串佛珠到孔子和《论语》以及秦始皇与万里长城，他的思想飞出了猫耳洞，奔驰于历史与宇宙之间。从这组诗里，既可以看到他的博大胸襟，又可以感受他作为一位气势非凡的诗人的浪漫情怀。当然，抒写革命历史并展示诗人革命胸怀的长诗《国风》与《前夜》，其胸襟之博大，思想之深邃，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但不及组诗《猫耳洞奇想》给我留下印象之深刻。

二、忧患意识。朱增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诗篇，还有一些国际题材的诗篇，充满着一种忧患意识。作于2002年1月的短诗《巴黎公社墙》就是这么一首充满忧患意识之作。诗人在诗的开篇问道：“柏林墙倒了/巴黎公社墙还有人记得吗？”然后，诗人笔锋一转写道：“巴黎圣母院的祷告钟声/响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苦难，却比钟声更悠长……”他用巴尔扎克卷帙浩繁的《人间喜剧》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来描述揭示这种“比钟声更悠长”的“苦难”，然后描述巴黎公社起义的历程与失败的结局，起义者“从一条街巷战斗到另一条街巷/从一座街垒战斗到另一座街垒/只留下了这一截巴黎公社墙/起义者的血/染红了塞纳河，已随悠悠岁月流逝”。诗人问道：“今夜，起义者的歌声为何低沉、凄怆？/莫非起义者和神甫的亡灵/相会在同一片墓地，正在争论/地狱，究竟能否通向天堂？/世界哟，每一道墙的崛起或倒塌/同人类的生存、命运、意志和愿望/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问得深沉，也使诗的思想和意境升华。而最后，诗人

感悟道“垒起一道墙，必然挖出一道沟 / 推倒一道墙，却未必能填平这道沟 / 断墙残沟，道道伤痕 / 永远抹不平的世界哟……”读罢这首短诗，让人既感受到诗人的忧患意识，也能受到思想的警醒，因此颇有回味的余地。朱增泉相当多描述或涉及战争与和平的诗作也都充满忧患意识。诸如《享受和平》一诗，就这样告诫我们：

享受和平的最佳方式

是庄重地领着孩子走进博物馆

去解读历史的另一种含义

曾经叫战争

领着孩子们去瞻仰纪念碑

缅怀英雄

感悟人类的崇高使命

是缔造和平

就像雄鹰将幼鸟领进风暴学会飞翔

这是父辈们放飞孩子之前

应尽的责任

诗句虽然直白些，但诗隐含的思想却是丰厚的，值得反复咀嚼的。

三、平民情怀。朱增泉是位布衣将军，他的诗可贵的是饱含一种平民的情怀，一种人人皆通的人情味。他在一篇题为《军旅诗“三味”》的短文中提出军旅诗应有“三味”，即：兵味、硝烟味和人情味。而其中的“人情味”尤显可贵，且不限于军旅诗。可以说，这种人情味遍及他的各种题材的诗篇。他的军旅诗中有一首题为《战争和我的两个女儿》，诗写得并不短，共六节，八十三行，写得一反常规，很活泼，且有将军与两个

女儿的对话。这首诗就充满一种“人情味”，因此读后令人难以忘怀。还有《妻子给他邮来一声啼哭》一诗，也写得别致，充满“人情味”。它写的是一位战士在“猫耳洞”里接到一个特殊的邮件，是妻子为了“报复”他“不寄照片不寄信”，给他寄来一盒录音带，“用录音带寄来一声儿子落地时的哭声”，“这无比稚嫩的啼哭，哭得他 / 如痴 / 如醉 / 止不住地往下淌眼泪……”这种诗只能来自生活，而它包含的“人情味”着实让人“如痴”“如醉”。

四、刚健诗风。朱增泉的诗，诗句简洁、朴实、清新、刚健。这种诗，自然同那些浅唱低吟或无病呻吟的诗句不同，因为它们或来自当年南疆硝烟弥漫的“猫耳洞”，或来自和平岁月的练兵场上，或来自将军巡视边界的哨所和旅行于世界各地。总之，它们来自朱增泉亲历的生活，因此带着浓重的“兵味”、“硝烟味”和“人情味”。虽然有的诗句略显平白些，有的诗句由于锤炼不够略显粗糙些，但它们仍然诗味十足，让人读起来着了迷。这大概就是 20 世纪 90 年代诗坛上刮起一阵朱将军诗的旋风之重要原因。

2012 年 6 月 8 日于北京昌平北七家

序 三

吕 进

案头上翻开的是朱增泉的三部待出的诗稿：《中国船》、《生命穿越死亡》和《忧郁的科尔沁草原》。

这三部厚厚的诗稿，这几天带给我奢侈的艺术享受。可以说，朱增泉是优秀的抒情诗人，是郭小川之后最有影响的政治抒情诗人，也是李瑛之后最好的军旅诗人之一。这三部诗稿带给我暖暖的回忆，我和朱增泉相识于1991年，算来已经是二十一年的老朋友了。

1991年，我到石家庄参加河北诗人刘章的研讨会。当年我的儿子考上北京大学。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生在跨入校门前，得先军训一年，北京大学的新生是到陆军学院，地址也在石家庄。于是，我到石家庄又是去开会，又是去送儿子。我主编的《外国名诗鉴赏辞典》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这部辞典销量超过万册，还得了北方十八省市的图书奖。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这家出版社，听说我到了石家庄，从未谋面的社长和主编请我吃了一顿饭，第二天又帮助我把儿子送到陆军学院。

研讨会期间，诗评家张同吾告诉我，朱增泉想请我们几个人去他部

队看看，互相认识一下。我在《解放军文艺》和其他一些刊物上读过朱增泉的诗，印象中这是一位老山前线的将军诗人，其他的不甚了了。

朱增泉在晚上来车把我们接去，下车一看，哇，这个军人怎么这样儒雅和英气呀！让我想起大学时代读过的一部苏联小说，作家写到主人公跳出坦克那一瞬间时，用了一句非常漂亮的俄语：“哦，我的军神！”于是就闹出了诗歌界一时传为笑柄的故事。我问：“朱政委，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朱答：“早稻田。”我说：“啊，留日的。”朱增泉大笑：“我早年在稻田劳动啊！”后来才知道，1959年他在家乡江苏无锡参军时，只有高小文化。靠着长期自学，后来通过成人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学历。再后来，这位博览群书的将军，就不止于大学学历了，不信请读读他最近推出的五卷本《战争史笔记》。

这部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巨著，全程回顾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五千年战争史，给我们带来的准确信息是：朱增泉从一个将军完成了华丽转身，不但转身为诗人，不但转身为作家，而且现在又转身为学者了。《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史笔记》有史有论，史家胆识，兵家眼光，诗家情怀，不仅受到军内外读者欢迎，而且获得军事史、战争史专家的好评。我读后的最强烈的感受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另一个强烈感受是：我的这位朋友，武可统兵，文可治学，令我从心眼里佩服。

在我的记忆里，无锡是个出人才的宝地。民间有个说法，“惟楚有材”，其实吴楚相近相邻，无锡也是人杰地灵。这里出画家：东晋时期的大画家顾恺之、民国时期的大画家徐悲鸿都是无锡人。这里出文艺家：明代写《徐霞客游记》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创作《二泉映月》的民间盲人音乐家阿炳、新诗的先行人刘半农也均出自梁溪。另外，荣氏企业的创始人荣德生、当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

国学大师钱穆、还有被我们这一行称为“学术昆仑”的学者钱钟书，都是无锡人。

化外在为内心，化事件为感情，化经验为体验，这就是诗的生成过程。诗人是这样的人：似僧有发，似俗无尘，做梦中梦，悟身外身。他是本真生命的言说者。内化是写诗的基本功，诗人对物理世界没有兴趣，他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对客观世界进行主观的内酝酿、内加工，使外在的一切露出它的本相和本义，成为诗的美妙世界。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朱增泉的诗，无论军旅诗、抒情诗、政治抒情诗，不一定都是在写军旅生活，但是都是在写军人，他写的都是戎马军人眼中的时代与世界。从把群山看作头戴钢盔的士兵方阵的成名作《钢盔》开始，可以说，在朱增泉的诗的世界里，无论什么题材，一切皆著军人色彩，或显在，或潜在。

翻开这三部诗卷，兵气迎面扑来。阿尔泰的桦树林，秋天全都披上黄金甲，“参加一年一度的阅兵盛典”；至于黄河冰凌，干脆就说：“黄河冰凌，兵也”。即使“夜读”，诗人的感觉也是：

书籍如列队的兵甲

在四围排排肃立

等待我检阅

真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我想起李白《从军行》里的句子：“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鼓声鸣海上，兵气拥云间。”朱增泉诗篇的兵气的确是“拥云间”的。而且朱增泉后来转战到航天战线，